



湖南出版社

呼家将传奇

阿西 改编

湖南出版社

呼家将传奇

阿西 改编

〔湘〕新登字001号

责任编辑：何新波

呼家将传奇

阿西 改编

*

湖南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67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常德滨湖印刷厂印刷

1994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4

字数：81000 印数：1—10000

ISBN7-5438-0838-2

I·97 定价：3.60元

内 容 介 绍

这部历史小说，写的是大宋忠臣双王呼延丕显受掌朝大师庞文奸贼的诬陷，叫昏王大宋四帝仁宗治了“斩杀满门”之罪。他儿子呼守用、呼守信因为在外才免遭死难，逃出东京。十几年后，呼家忠良后代成长起来，个个相貌英俊，武艺超群，最后在包文正、寇准、佘太君和穆桂英等忠良的帮助下，返回东京，为国除奸，为呼家报仇。

小说主题内容丰富，人物形象鲜明，情节生动紧凑，引人入胜。

目次

(25)	呼延庆	回一十第
(25)	呼延庆	回二十第
(17)	呼延庆	回三十第
第一回	庞文老贼密谋反策 呼王府夜入告密人	(1)
(14)	呼延庆	回四十第
第二回	奸妃定计害丕显 潘贵问案施毒刑	(8)
(13)	呼延庆	回五十第
第三回	昏王降旨定冤案 寇准奏本保忠良	(14)
(82)	呼延庆	回六十第
第四回	呼家满门血染法场 二位公子逃出汴梁	(17)
(88)	呼延庆	回七十第
第五回	呼守用乔装躲搜捕 王坏水告密引官军	(26)
(90)	呼延庆	回八十第
第六回	假投井三汉问身世 祭坟小将闹汴梁	(28)
(91)	呼延庆	回九十第
第七回	包相爷救助呼延庆 从忠良护送出汴梁	(33)
(100)	呼延庆	回一百一十第
第八回	遇名师爬头山学艺 寻生母呼延庆下山	(40)
(101)	呼延庆	回一百一十第
第九回	二虎庄小将结义 汴梁城二次上坟	(47)
(101)	呼延庆	回一百一十第
第十回	烧香骡马惊失火 战官兵枪刺潘奇	(52)

- 第十一回 小兄弟赴京夺帅印 (57)
 刘玉萍改装进汴梁
- 第十二回 起三更小将奔校场 (65)
 烧灯笼举子冲场门
- 第十三回 吐真情彩棚见丞相 (71)
 接飞镖延明伤凶僧
- 第十四回 呼延明大战庞天化 (74)
 刘玉萍改装下校场
- 第十五回 庞天化赌约比箭 (79)
 刘玉萍百步穿杨
- 第十六回 庞天化暗算施毒计 (85)
 刘玉萍怒使回马枪
- 第十七回 呼延庆入场救弟妹 (88)
 贼庞文奏本陷包公
- 第十八回 救忠良群臣护法场 (90)
 举金铜八王斥昏君
- 第十九回 庞文下书彰德府 (94)
 呼家发兵汴梁城
- 第二十回 寇天官传旨调兵将 (100)
 穆桂兵出城探虚实
- 第二十一回 庞文狡辩赖罪证 (105)
 仁宗被迫绑老贼
- 第二十二回 呼延庆城头告御状 (109)
 寇天官合肥请包公
- 第二十三回 包公还朝沉冤昭雪 (113)
 奸贼伏法延庆征西

庞文老贼密谋反策

第一回 呼王府夜人告密人

话说大宋朝四帝仁宗即位以后，传旨召选美女进宫陪王伴驾。王城巡检司庞文为谋取富贵权势，不顾廉耻，献上亲生女儿庞赛花与皇上做嫔妃，封为西宫娘娘。庞文当了国丈，大宋皇上仁宗给他连续两次加封，成为掌朝太师，官居一品。庞文的大女婿帅府中军黄文炳，被加封为兵部司马、镇京元帅，可任意调遣一十八万护京兵。庞文的儿子庞龙和庞虎，身为国舅，分别加封为左、右骠骑将军。总之，凡庞家所有沾亲带故之人，一律受到加冕。仁宗还拨给白银十万两，命工部为庞文在东京最繁华处双龙街修造太师府，并依了庞文的心意，把太师府修在街西头，故意与战功赫赫、名扬四海的大宋重臣双王呼延丕显的呼王府相对，而且规模大大超过呼王府。

自从庞家升官和动工修府，可苦了东京城的老百姓，在双龙街西头，光民房拆了八百余间，逼得一些久居东京的百姓无家可归，露宿街头，或携家带口逃往他乡。虽然国库拨银十八万，老贼庞文却扣留大半，另立许多名目，到各大铺、小店和住户摊派银两，要钱要伙，把许多人家逼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为此，双王呼延丕显几次动本参奏，都被庞文花言巧语掩盖过去，又加上西宫娘娘庞赛花从中解脱，把宋王

仁宗说得耳软心迷，不以为然。其他文武大臣虽有不满，碍着庞文势大，又有西宫作祟，也只是敢怒而不敢言。而敢怒敢言的包丞相和天官寇准，一个因奉旨巡察各地案情，早已离京，一个因年老多病，在家养息不能入朝。

转眼就是两年，太师府修得富丽堂皇，比呼王府豪华多了。庞家父子搬进新居后，洋洋得意，更是不可一世。京中的黎民百姓无不咒骂庞家父子，都说太师府是“白骨砌墙，血肉筑屋”。

到了八月仲秋，庞文一家和黄文炳在太师府的后花园拜月亭饮酒赏月。亭下有丫环、家仆来往端酒送菜伺候。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老贼庞文抬头一看，见月光明媚，晴空万里，忽然触景生情，长叹了一口气：“咳！”全家人都吓了一跳。黄文炳也觉得莫名其妙，连忙问道：“岳父大人！因何长嘘短叹？”庞文说：“贤婿有所不知，老夫见群星争辉，好有一比。”黄文炳问：“比从何来？”庞文说：“好比咱庞家与满朝文武，虽有明有暗、有大有小，最终还得众星捧月；怎比那皎洁的月光，普照大地，更为迷人。”庞龙不解老贼之意，说道“爹！你老人家现在是掌朝太师、当今国丈，俺姐夫是兵部司马镇京元帅，俺哥俩是驍骑将军，又有俺姐姐在西宫撑腰，满朝文武哪个能与咱家相比？咱就好比这一轮明月，光照五湖四海、三山五岳。”庞文听罢从鼻子里哼了一声，说道：“蠢才！你懂什么！”庞龙这小子讨了个没趣。

黄文炳这小子深知庞文心理，见此情景已猜透八、九分。说道：“要夺明月之光，必有天犬食之方可！”老贼闻言不住地点头称赞：“贤婿真乃大才也！”黄文炳说：“小婿还有机密告禀，此处不便。”庞文说：“天色已晚，各自回房休息。贤

婿与龙儿随老夫到书房一叙。”

三人来到花园书房。黄文炳说：“小婿昨晚偶得一梦，梦见岳父大人黄袍加身，驾坐九龙，百鸟朝凤，万国来朝。我想：宋王昏庸无道，怎比岳父大人德高望重深得民心？只要岳父大人有意，小婿可调动护京兵，闯进宫去杀死宋王，另立国号保岳父登基！”庞龙插话：“爹爹，俺姐夫说的有理。只要咱们一声令下，保管一举成功！你要坐了皇帝，孩儿就是东宫太子，俺姐夫就是兵马大元帅，俺兄弟也可封王啦！”庞文言道：“老夫早有此意，怎奈朝中文有包拯等人，武有呼、杨、高、郑。马上动手怕难以成功。那杨宗保镇守边关兵多将勇，京中若有风吹草动，只怕他飞兵至此，与朝内武将里应外合。那时画虎不成反类犬，咱们性命难保。”黄文炳道：“岳父大人不必多虑，我有个万全之策，可挡住杨家兵将。我有一个堂弟黄文习，当年在家强抢民女杀了十条人命，此案落在包文正之手，要拿他归案服罪。他为逃活命，投奔了西凉。听说如今已身为参军之职。只要咱翁婿二人给他一封书信，让他说动西凉王兴兵犯界，挡住杨家兵将；咱们再在京中动手，里应外合定能大功告成。夺得宋室江山后，可与西凉平分疆土。岳父大人你看如何？”庞文沉吟了一下说：“此计虽好，只是时机尚未成熟。可先派人去西凉，打通关节，作好准备，一旦时机成熟马上动手。不知何人可去投递书信？”黄文炳说：“只有庞福可去。”庞文说：“老夫已叫你二弟庞虎回河东晋阳庞各庄去建造行宫，重整祖茔，庞福已随他而去。昨日虎儿来书言道：工料备齐，只缺房图。贤婿，我叫你找人绘图不知可曾办好？”黄文炳从怀里拿出行宫图交给庞文，说：“岳父请看！”庞文接图看罢，心中甚是高兴。接着动手

给庞虎写了家书一封，信中提到派庞福去西凉之事。又亲笔给黄文刁写了一封，叫他说动西凉王待机发兵。这三个奸贼在屋中密谋造反，要想推倒大宋，引狼入室。哪想到隔墙有耳，在窗下有一人听了个一清二楚！

此人乃是侍奉庞龙之妻的贴身丫环，年仅十四岁，名叫小翠。方才奉庞龙妻子之命，去往花园采摘桂花。正好路过书房的窗外。听里边黄文炳正说：“只要岳父有意，小婿可调动护京兵，闯进宫去杀死宋王，另立国号保岳父登基。”小翠吓得打了个冷战！后来又听到他们要派人给庞虎送信，叫庞福送反书勾接西凉，兵犯大宋！小翠听到这里，暗暗地咬牙，心中骂道：这伙反贼，要当皇上？要是叫这伙贼子得手，那还了得！小翠听见里边没有动静，怕他们出来碰上，赶忙悄悄走开了。

第二天，庞文上罢早朝回府，叫来了家人庞兴。庞兴年纪有十七、八岁，长得是细腰乍背，双肩抱拢，五官端正，一表人材。因为他学了一身的好武艺，庞文就命他看家护院。庞文对庞兴说：“庞兴啊！今天我给你一个差使，到晋阳我的老家，给你的二国舅去送一张房图和两封家书。别人谁去我也不放心，恐有差错，只有你去最合适。路上要千万小心，一定把房图和书信亲自交给二国舅。事成回来太师爷重重有赏，要出一点纰漏，小心你的脑袋！”庞兴说：“太师爷尽管放心，小人谨记就是。”庞兴到帐房领了盘费银子，回房把书信和图藏在贴身的衣内。一想：我这次出去是远路，往返得很多日期，我妹妹年幼，一个人留在这里别出差错。不如今晚去后宅，嘱咐她一下。主意拿定，吃罢晚饭就来到后宅院。

这个庞兴，原本姓杨，老家是山东青州府，其父杨仁是

个忠厚老实的庄稼人，膝下只有一儿一女。儿子叫杨兴，女儿叫小翠。三年前闹大水，杨仁的老伴被洪水冲走，父子三人逃出活命，无家可归。杨仁有个兄弟叫杨义，在东京双龙街居住，靠做小买卖勉强度日。爷儿仨打算到东京来暂避一时，等洪水过后再回老家。一路上寻查要饭，好不容易来到汴梁，到双龙街一看，他兄弟杨义的房子早已拆掉，正在动工修造太师府。找人一打听，才知杨义因交不起庞府的各种苛税，已经携家带口离开京城。爷儿仨投亲不遇，只好流落街头，挨门乞讨。杨仁田因愁得病，不久一命呜呼。小兄妹为葬老父，卖身长街。正遇大管家庞福从此路过，见这兄妹二人虽然穿戴破旧，长相却挺好。心想：太师早有交代，要买一个书童和一个侍候大少奶奶的小丫头，这两个小孩正合适。上前一问，杨兴说要四十两银子买棺材，庞福满口答应，叫家人先带小兄妹去到庞府；又叫来了地方，吩咐道：“你们用席把这老家伙埋了就行啦！”地方哪敢不听？把杨仁用破席一卷埋在荒郊。庞福回府向庞文禀报，老贼一看很高兴，重赏了庞福八十两银子。庞文叫杨兴奴随主姓，改叫庞兴；杨小翠被分到庞龙的屋里作了端茶倒水的丫头。杨兴爱演习棍棒拳脚，庞文想到太师府建成后需要看家护院的，就叫杨兴专门练武，杨兴天性聪慧，三年后练就了一身软硬的功夫。庞文对他非常喜爱，另眼看待，做为他将来篡位登基的有用之才。今天差他去送图送信，也是老贼认为他与外人没有牵扯，又有一身功夫护身，经过深思熟虑后才定下来的。

闲话少说。杨兴来到小翠的门外，一叫门，小翠听是哥哥来了，急忙开门把哥哥让进屋中坐下。问道：“兄长来此有事吗？”杨兴说：“太师今天派我到晋阳去送房图和两封家书，

明日动身。因路途遥远得月半才归，今晚特来相告。”小翠闻言大惊失色：“哥哥！此信万万送不得！”杨兴见妹妹如此惊慌，甚觉奇怪，忙问：“妹妹，有何要紧情况？信因何送不得？”小翠说：“哥哥不要高声，以免被别人听去。走！咱们到后花园找个地方再说。”

兄妹二人出房来到花园的假山背后。此时，已是定更时分，听了听四下无人，杨小翠这才低声地把昨晚在书房窗外听到的一切告诉了哥哥。杨兴听了，直惊得目瞪口呆，出了一身冷汗。小翠想了一会儿，说：“以小妹之见，不如趁此夜静更深之时，咱兄妹逃出庞府，到开封府去见包相爷告状，人们都说包丞相铁面无私，不畏强暴，只要能见了包丞相，既能洗清咱兄妹，又使那庞、黄两家谋反之事不能得逞！”杨兴说：“妹妹在内宅不知，包相爷早已离京，到各地巡查案情去了。哎！有啦！咱这里离靠山王府甚近，就在双龙街东头，咱兄妹不如去呼王府，将反书交给呼王爷。呼千岁可是个大大的忠臣，庞、黄两家最怕呼王爷。几年前，老贼的父子强抢民女，私设刑场，杀害百姓，叫呼王爷狠狠剋了一顿。只要呼王爷拿到罪证，上殿面君，何愁这些反贼不除！”

当下兄妹二人顺花园墙根往东走，不一会儿见墙根儿有棵杏树，树枝正搭在墙头上。杨兴托着小翠爬上了墙头，自己也随后跟上。墙外有个土坡，杨兴先下来，随后托着小翠也下了围墙，兄妹俩顺大街急步往东而来。不多时来到呼家府外，府门上有对大红纱灯，大门关着。杨兴上前叫门，大门一开，门里边出来老家人呼忠。见门外一男一女，都很年轻，并不认识，忙问：“你们是什么人？”杨兴发现大街上有人走来，忙说：“此处不便报名，到里边再说。”拉住杨小翠

急步跨进门，还没等呼忠明白过来，杨兴回头咣当把门就关上了。呼忠给弄得不知所措，忙说：“你们到底是干什么的，夜闯呼王府？再不说我就叫人了！”杨小翠低声说道：“老人家，我们是兄妹，是太师府中的仆人。有紧急要事来求见呼王爷，请老人家给通禀一声。”呼忠一听这二人是庞太师府的，更觉得奇怪。说道：“你们随我来。”呼忠领着二人穿宅越院来到银安殿外西偏房，让兄妹二人坐下。呼忠说：“你们来得不凑巧，王爷前些日子去彰德府巡视军情去了，还得几天才能回来。府中只有王妃和两位少公子。”杨兴说：“求见王妃也行。”呼忠说：“那就请你们稍等片刻，到五更我再去通禀。”兄妹俩只得等候。

再说太师府，庞文老贼早晨起床后，用罢了早饭，正准备上朝，忽然有人来报，说：“昨夜家将发现，有一男一女夜入呼王府，并说：这两人很像咱府的庞兴和小翠。”这真是晴天霹雳，把老贼差点吓个半死，慌忙叫人去查二人下落。不多时有人回话：“庞兴和小翠不知去向。发现花园墙头有爬墙的痕迹。”庞文听了暗暗叫苦，忙叫庞禄：“快把黄大人请来！越快越好！”不多时，黄文炳来到。庞文把杨氏兄妹带反书和行宫图献于呼王府之事一说。黄文炳说道：“事已至此，怕也不顶用。还得想办法挽救！我想，虽然杨氏兄妹前去告密，呼王妃也无法上朝面君，必等呼丕显还朝。算来呼丕显还有两天才能回京，如今之计，只有岳父大人速去西宫见娘娘千岁求救，还有一线希望。”庞文点头说：“咱庞、黄两家的身家性命，在此一举了！”吩咐外边赶快顺轿，老贼穿戴整齐，出府上轿。要见西宫奸妃，定计害忠良。

第二回

奸妃定计害不显 潘贵问案施毒刑

庞文坐轿进到西宫，一见庞妃就嚎啕大哭。庞妃见状大惊失色，忙劝慰道：“爹爹不要哭，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还至于咱举家都死了？天大的事情，有女儿作主也就是了。”吩咐两旁看座伺候，宫女们给庞文打个座来，老贼谢过一旁坐下。庞妃见她爹还是不说，往两旁一看，心中明白，立刻叫身旁的宫女和内侍全都退下，房中只剩下她父女二人了。这时，庞妃又问：“爹爹，咱家出了什么祸事，你老人家如此狼狽？快些说来！”庞文说：“咳！千不怨、万不怨，这一场塌天大祸、灭顶之灾，都是我一时糊涂，痴心妄想才招来的。我该死！我该死！”这老贼给了自己两个耳光。这一来，庞妃更着急啦，连说：“你老人家有什么话直来直去，别吞吞吐吐了，女儿我都急坏了！”庞文这才把定计谋反、派人送信等事说了一遍。庞赛花听罢，只气得柳眉倒立、杏眼圆睁，叫道：“好糊涂的爹爹呀！女儿自入宫以来，一人得势，全家显贵。你不图报恩，反想谋反！庞黄两家遭斩，也是你们自做自受！”老贼忙说：“儿啊！为父年老糊涂，做错了事。现在凭证已落他人之手，想改也来不及了。我死是罪有应得，谁叫我人心不足，写下反书呢？可是这些事你母亲和你的姐姐兄弟们都不知道，他们也稀哩糊涂地随着我一块死，够多冤呀！女儿

你不原谅为父，难道就不念母女之情，姐弟之义了吗？”说罢假装掩面哭泣。庞赛花余怒未息，正色说道：“你们全然不顾女儿的死活，要杀宋王叫女儿守寡，早已情绝义断。此事非同一般，叫女儿我也无计可施。”

庞文见女儿还不答应，就又用话打动她：“爹爹今日前来见你，因为事情紧急，全家人性命危在旦夕。不想女儿如此无情！你是只顾自己的荣华富贵、夫妻情长，不管全家的灭顶之灾。你可知，庞家如被满门抄斩，你也是庞家之人，虽无死罪，也难以再为西宫；那时定把你打入冷宫，以了终生。”庞文这几句话本是要挟庞赛花，庞赛花听了果然皱起了眉头。老贼一见这几句话还真管用，就又接着说：“好在万岁还不知此事，还能挽救！如能设法除掉呼丕显，不但庞、黄两家能幸免于难，就是你这西宫之位，也能稳如泰山了！你道是也不是？”庞赛花听了老贼这一番话，心想，只有除掉呼王，毁了罪证，才能保住庞家满门和自己的西宫之位。于是拿定主意，说道：“爹爹请放宽心，女儿有了一计，能除掉呼王，毁了罪证，保咱全家平安无事！”老贼一听喜出望外，忙问女儿想出了什么妙计。庞赛花把计谋如此这般向庞文说了一遍，然后嘱咐她爹爹立即分头去做准备。庞文告辞出宫回到府中，立即叫来黄文炳、庞龙，在四个城门全都埋伏下心腹家丁，只要见靠山王呼丕显回京，立刻回府禀报。

再说庞赛花待到天色已晚，宋王驾临西宫。她在酒席宴前故意面带愁容。仁宗问道：“爱妃，为何面带不悦之色？”庞妃道：“臣妃有桩心事未了。”宋王说：“何事在心，只管讲来！”庞妃说：“臣妃在娘家时，曾许下心愿，如果日后能进宫陪王伴驾，就要到天齐庙去降香还愿。而今这桩心事未了，因而

时常悬念。”仁宗说：“这事岂不容易，爱妃明日去天齐庙焚香还愿也就是了！”庞妃说：“臣妃去降香，还要一名大臣保驾。”仁宗说：“满朝文武任爱妃挑选。”庞妃道：“靠山王呼丕显是最大的忠臣，他去保驾为好。”仁宗说：“呼爱卿不在京中。”庞妃道：“据报说他在城北四十里堡下榻。明晨即可还朝，臣妃想等他回来便去降香。”仁宗说：“就依爱妃。”遂吩咐内侍传旨，命呼丕显明天到天齐庙护驾。

放下庞妃与仁宗不表，再说杨氏兄妹。那天夜入呼王府之后，因呼王妃已经入睡，不便惊动；老管家呼忠找了个地方叫他们兄妹各自安歇，到次日天明，领他二人见了呼王妃和呼王的两个儿子呼守用、呼守信，杨小翠把自己的身世和听到庞文三人密谋之事向王妃叙说了一遍；杨兴立刻把行宫图和两封反书一并呈上。呼守用接过拆封一看，果真是庞、黄合谋要勾引西凉反宋，不禁大吃一惊！对他母亲说道：“要不是他兄妹二人冒死送信，险些让大宋朝万里江山葬送在老贼之手！”呼王妃拉住小翠的手，对他二人说：“你们兄妹为朝廷立了大功，等王爷千岁回来，一定给你们请赏！”说完，又嘱咐呼守用、呼守信二位公子：“这件事千万不许声张，等明天王爷回府再作道理。”又叫呼守用先将罪证收好，摆酒给杨氏兄妹压惊。

第二天东方发亮，呼王爷已赶到东京，执事人等前呼后拥进北门回到王府。两位公子接迎父王进府。来到银安殿坐下，两旁给王爷献茶。大公子呼守用刚想给他爹讲杨氏兄妹告密之事，老家人呼忠慌忙跑了进来：“王爷千岁，圣旨到！请王爷接旨。”这圣旨因何来的这么巧呢？这就是庞妃的心计：昨天在宋王面前讨下圣旨，暗中吩咐内侍暂不发出，只等他

爹的消息。今日清晨呼王一进北门，立刻有人报信给庞文，老贼得信，立刻派人来到西宫，庞妃当即叫内侍去呼府传旨，叫呼王爷没有上殿的机会。呼千岁不敢怠慢，穿戴整齐出来接旨，内侍宣读：“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娘娘降香天齐庙，命呼丕显护驾！即刻前往，不得有误！”千岁听完说声：“遵旨！”内侍去后，呼千岁不敢耽搁，立刻带人前往天齐庙。赶到天齐庙外，一切准备停当，专等娘娘驾到。不多时，前边是半朝銮驾，庞妃坐在后边的龙凤辇上来到庙外。呼王爷见娘娘驾到，忙上前施礼，口称：“臣呼丕显接驾！”庞赛花在辇上见呼丕显打躬施礼，从辇上下来时故意站立不稳，往呼王爷的面前扑来。呼王爷见娘娘往下一扑，怕摔了娘娘，自己作为保驾官，吃罪不起！连忙伸双手搀扶娘娘。谁知那奸妃庞赛花借机往呼王爷怀中一倒，假在那里不动。这一来可吓坏了呼王爷，忙用双手将她推了起来。那小奸妃此时一伸手，将头上的凤冠扯下来摔在地上，又将龙袄凤裙也撕扯了几把，把青丝扯乱，粉面抓破，用手一指呼王爷，大骂：“呼丕显，你奉旨保驾，为何起下不良之心？你斗胆包天，竟敢调戏哀家！你……臣戏君妻，该当何罪？哀家与你八宝金殿去见皇上！”说完吩咐起辇回金殿。呼王爷为这意料不到的事一时惊呆了！心想：我并未做什么越礼之事，上殿辩理，我还怕你不成。再说那庞赛花乘辇来到午朝门外，下辇直奔金殿。此时仁宗早朝未散，庞赛花上殿来跪倒，她就大放悲声哭起来。皇上忙问原委，庞妃无事生非，添枝加叶，满口胡言乱语。皇上气得双眉倒竖，立即宣呼王爷上殿。呼王爷这时也已来到，忙上金殿跪倒。宋王用手一拍龙案：“哪！大胆地佞臣！寡人